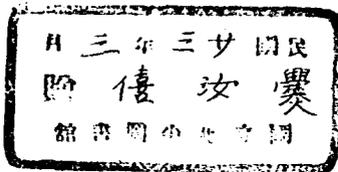


豫夫詩文集



吳稚暉先生序

世俗之見皆以爲精神文明可以獨立其實有物質精神始有所附麗物質與精神相爲表裏一物而二其名者也文藝美術世人目爲精神文明之表顯然欲欣賞之不得紙墨無由以天才家之能力發輝于大眾顧得紙墨矣止仗移手運指之勞必流布不廣由是而有雕板等術之物質遂操傳布之優勝進而至子機印物質愈改良發揮精神之力量愈大例如葛子豫夫具少年文學天才其作品大足供文家之欣賞然在雕板時代或先將藏諸名山待老乃壽梨棗其實即因製板難能可貴之故今則排鉛轉樞千百紙易如謄寫於是凡欲欣賞葛子之文者皆能各手一冊相互傳觀洛陽之紙不必一時爲之頓貴所謂寫萬本讀萬遍真易如反掌矣葛子之文讀者自知其真價不必特別贊揚特爲欣賞者幸物質之助力日益加多使偏執精神者有所感動焉吳敬恆序

豫夫詩文集 序

豫夫詩文集目次

卷一 雜著

祝申報五十年紀念系之以論

整頓江蘇警察計畫書

少年民國之少年

原盜

福國利民感言

游清涼山記

小西湖消夏記

廣陵漫遊記

且刊序

寄熊師瀾楮

豫夫詩文集 目次

故國民軍副司令胡景翼碑銘

祭母哀文

卷二詩詞

錢塘觀潮曲

新人刼有序

敬和白門紀游艸

用前韻再和白門紀游艸

書懷

瓜洲

渡頭曉發

將赴白門留別京口諸君子

題文瑞女史畫菊

登開封鐵塔

紅葉

焦山秋興

雜興

寄鈕寬一牯嶺

垂釣

謝洪生學海送大理花

張家口即事

麥秋吟并序

歸隱

過黃州赤壁

有感

莫秋湖上芙蓉正開
內駐軍過游有感

何滿子送高冠吾之羊城有序

豫夫詩文集 目錄

溟渤沙春思

菩薩蠻感春

鷓鴣天新柳

沁園春桃詠花

憶蘿月中秋月下將別西湖

憶蘿月游太湖諸峯卽事

憶江南曉泛武湖

臨江仙

豫夫詩文集 卷二 雜著

嘉定葛豫夫著

祝申報五十年紀念系之以論

緒言

晉孔子之作春秋也。所以著褒貶。明善惡。文則記事。而義則判是非也。公羊氏廣其意曰張三世。於是知借時事以明是非者。孔子之大義。進據亂以躋大同者。孔子之微言也。世移時易。古之言論。借實錄以伸正義者。今則藉報紙以宏讜論矣。春秋之作。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詞者。今則科學大明。臚陳東西各國之事實理論。以公之人羣矣。然則報紙之責任。不綦重且大哉。吾於本報五十周年紀念。而竊明三世之義。

春秋者。當時之朝報也。孔子者。當時之大主筆也。民間雖無報紙。而喉舌猶存。公論具在也。夫大道混晦。家國紛擾。所謂據亂之世也。孔子手無斧柯。不能倡正義於筆削。撥亂反正。爲孔子之初心。若躋世運於大同。則孔子之微言也。



。輒近以來。爲據亂之世乎。爲太平之世乎。吾於本報五十年紀念。不能不自勗。而尤望吾同志共勉者也。

新聞事業之古今觀

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移於天子。猶今之民報也以公卿士夫。論列政治。以宣上德。以通下情。猶今之公報也。又如外史掌四方之志。布書名於四方。擇人掌誦王之志。言政事於邦國。凡所以去塞求通之道。非徒紀述。且有職掌。故可坐一室而知四國。誦三百而曉天下。三代之時。政治修明。其故以此。

降至有漢。諸侯王置邸京師。邸中傳抄詔令章奏之類。以報於諸藩。曰邸報。其性質無殊於政府官報。非所以達民情者也。故下有所疾苦。既無以告之執政。而上有所措置。亦未必能喻之人民。於是舞文之吏。遂得因緣作奸。而守舊之儒。乃能箠鼓其舌。唐開元中開元雜報足爲吾國具體報紙之權輿。然而當世之士。不知維護而光大之。致良好雜報。消滅於無形之中。殊可嘆也。二千年來。國家日

弱。民氣日閉。推其所以然之故。雖謂爲癥結在此可也。

前清道咸以還。中外互市。門戶洞開。實爲古今形勢變化之大關鍵。情形不同。急轉直下。有非昔日之昏惰可立足於大地者。民之先覺。知非報紙無以敢發民智。宣傳政情。於是乎漸有報紙之設。同治間。香港之循環日報、華字日報。上海之本報。爲吾國報界之嚆矢。其間繼起而無力維持者。乍興乍歇。天津之國聞報。上海之中外日報、同文滬報、蘇報。其尤著者也。甲午以後。時務報、清議報、庸言報、知新報。體例亦稱完善。戊戌而後。上海有亞東時報、五洲時事報、中外大事報。頗能闡發精微。然當否塞之時。不爲人所歡迎。故亦旋起而旋仆。二十年前之報紙。大抵如此。

二十餘年來。上海之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神州日報。京津之益世報、晨報、順天時報。莫不奮發其精神。爲文化之宣傳。其間如上海之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民權報、中華民報、太平洋報、華報、民報、天鐸報、民聲報。武漢之大江報等。亦莫不以發揚民意爲職志。近數年來。即以上海一隅論之。民國日報

、中華新報、新申報、商報等。亦相繼崛起。而上海一埠。遂蔚然執中國報界之牛耳。可謂盛矣。

然試一觀國外。再觀國內。則吾國報紙事業之發展。正如河海之於行潦。泰山之於丘垤矣。聞者疑吾言乎。吾請徵之美利堅。夫美利堅文化昌明之國也。一九一九年。其調查局之報告云。全美報館之數。共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家。是年收入。共五萬六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美金。其每日銷售之平均數。爲三千三百萬分。即一九二零年。紐約時報一家之所賺。亦達一千五百萬美金。論者謂全美日刊之報紙。每日合訂之。可成二萬萬頁之鉅冊。全年合訂之。當厚二千二百萬英尺。比「哀佛勒斯脫」山高七倍。以各頁分開而接長之。可繞地球一千回。甯非極天下之大觀也哉。故曰吾國之報紙事業。視泰西各國。正如河海行潦泰山丘垤耳。且今日之所謂日刊者何如哉。其所紀者。如政局之變化。議院之議論。國用之盈絀。關稅之確數。人類生死之統計。山川之險要。航海之日程。四民職業之盛衰。公會之議事。物產之品目。學術之演講。國際之交涉。列國之舉動。兵力之增

減。法律之變更。科學哲學之原理。公衆衛生之研求。以及其他應紀者。靡不悉紀。知工商之重要。於是有工商增刊。知圖畫之傳布文化於大眾較易於文字。於是有圖畫增刊。知兒童之學識尙淺。於是有較淺顯之兒童增刊。知女權運動爲當務之急。於是有女權增刊。欲彙紀一週之大事。以省閱報之時間。於是有星期增刊。欲紀念種種之典禮。於是有紀念增刊。欲灌輸常識。欲自由談論。於是乎又有增刊焉。然以內地道路未通。郵遞艱滯。傳布非易。而中土嗜報之俗。不逮西國遠甚。故報紙之銷數。亦因之而減色。論者謂報紙之銷數。與民智之啟閉。成正比例。吁可慨矣。

彼歐美列強。一國以內。報館以萬計。一省以內。以千計。即一城一市。亦以百計。交換智識。文化漸啟。宜其勃然興也。願吾國人。視報紙如布帛菽粟。衣食之。知四國之要。而後能識時務。一人如是。人人如是。而國不興者。未之有也。而報館之記者。果亦能知吾國報紙之幼稚。亟思所以昌明而光大之乎。斯則同人之責。無可旁貸者也。

報館之重要及其天職

昔人頌報館之功德曰。彼如預言者。決國民之命運。彼如裁判官。斷國民之疑獄。彼如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哲學家。教育國民。彼如救世主。視察國民之痛苦。而與以救濟之方。斯言諒哉。近世文明日進。究其所以致此者。豈非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爲之因乎。報館者。蒼萃多數人之思想言論。無精無粗。無莊無諧。無激無隨。逐一介紹於人羣者也。列國報館。一言一論。足以聳世界人民之聽。動世界人民之目。政府采之。以爲政策焉。國民奉之。以爲圭臬焉。故報館者。政治之本。國民之師也。西人有不誦讀書。而無不閱報者。誠知其重要也。故其言曰。報館者。國民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羣之鏡。文壇之王也。現在之糧。將來之燈也。其勢力彌大。能納一切吐一切生一切滅一切者也。豈非然哉。是以日報愈多。體例愈良。記事愈富。議論愈精。讀其報。可以知天下大勢之得失。而宇宙間之新智識。無不吸收於腦海之中。報館之地位。不綦重要哉。報館之地位既重要。故其責任亦偉大。知責任之偉大。而盡力以肩負之者。此報館

之天職也。天職維何。曰監督政府。曰指導國民。

所謂監督政府者何也。蓋輿論無形。而發輝之代表之者。莫報館若。拿破崙嘗謂報館勢力之厚。雖三千枝毛瑟。無以敵之。故報館者。摧陷專制之利器。防衛國民之甲冑也。政府爲國民公雇之傭僕。報館爲宣傳國民公意之機關。政府有疑難。報館教訓之。政府有過舉。報館指斥之。竭其至誠。絕對不容假借者也。目光遠大。態度公平。不作無意識之舉動。不爲規避取巧之行爲。尤不爲一黨一系之機械。縱使素所敬仰者。一朝違法。貶即隨之。素所鄙薄者。一朝遷善。褒即隨之。糾大局之得失。非爲一二人所利用。絕無成見。純以良心爲主張。監督之道。胥在乎是。否則獻媚權貴。無恥甚矣。報紙價值。且爲若輩所污穢。監督云乎哉。

所謂指導國民者何也。蓋報紙爲現代之史記。史記之精神。鑒既往。示來者。報紙之精神亦然。使報紙主義不明。文字隱晦。爲摸稜兩可之言。無特立獨見之識。則舉國佞倂。無所適從。鮮有不爲進化之阻礙者矣。故舉天下之新理論新主義。

。介紹於國民。使之習熟而精研。然後人民之智識程度。乃能日即於進步。盧梭甘以身爲矢的。曾不瞻徇顧忌。所志所事。乃克有濟。今國內之人。皆熟睡也。暮鼓晨鐘。發人深省者。非報館之職而誰歟。

吾之編輯談

宗旨正大。思想新穎。材料豐富。紀事確速。此編輯者所當知也。

編輯之有宗旨。其猶航海之有羅盤乎。航海無羅盤。則萍飄蓬轉。靡知所屆。編輯之須宗旨亦然。宗旨一定。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大其聲。疾其呼。且且而警覺之。則何艱不成。何堅不摧乎。雖然。宗旨固有擇焉。牟利之徒。媚權貴。袒黨派。非無宗旨也。然而見鄙於人矣。是尤在宗旨之正大焉。能以國民最多數之目的爲目的。則宗旨正大之說也。

報紙之編輯。貴能以語言開將來之世界也。使以陳腐之說。敷衍塞責。則與其閱報。不如坐禪。是以思想新穎尙矣。能將國人誤謬之理想。千年不變之陋習。一一摧陷廓清之。世界上之事物理論。足以補吾不足者。則師法之。輸入之。調和

之。以變化其腦質。開豁其胸襟。此編輯者之責也。處今日思潮猛進之世界。孟羅主義也。開放主義也。軍國主義也。社會主義也。共產主義也。三民主義也。大同主義也。主義不同。如酒穀雜陳。則又當本己國之歷史。察國民之性質。審世界之趨勢。擇其最有利於國計民生者。而併力鼓吹之。斯可耳。

大羣之進化無已。斯世界之智識無窮。欲使閱一字得一字之益。不罣漏。不蕪雜。是則尤在材料之豐富焉。

記載不確實。影響於大局殊巨。記載不迅速。奚貴有日報。各國之報館。費重賞。以求一新聞而不惜者。無他。欲消息之速且確也。故電報通信之屬。雖訪員之事。抑亦與編輯息息相關者也。

故編輯者之選稿也。應考量新聞材料。是否確切。是否陳宿。是否有關宏旨。使不確切。何取乎空言。使已陳宿。何貴乎記載。使無關宏旨。何需乎宣傳。他如含有便利個人之作用。含沙射人之伎倆。更爲編輯者所當擯棄矣。

新聞之分段。細目之標示。亦爲必要。惟能分段。標示細目。則閱者之披閱。可

則若列眉，而不致多廢時間矣。

外國之地名人名。固有名詞也。能以外國文對照之。則不致因譯音而誤會矣。

吾國社會。無智識者太多。故社會教育應提倡。吾國社會。無職業者又太多。故職業教育亦應提倡。有智識者日多。有職業者日衆。則騙詐游蕩奸邪造孽之事。可不期消滅而消滅矣。至於實業。爲富國之本。而國際間之商業尤要。亦應盡量鼓勵者也。

爲國家社會進化之大障礙者。曰勢力主義。曰金錢主義。曰感情主義。有勢力者霸占全局。而無勢力者乃不得自伸。有金錢者利用金錢萬能。而無金錢者乃受金錢之影響。感情作用充塞乎胸中。故親戚子弟。咸彈冠相慶。而士之懷大器。欲大有爲於當世者。乃湮沒而不彰。然而物不得其平則鳴。唯其勢力主義也。金錢主義也。感情主義也。故國家社會間不平之氣。常充溢乎兩大間。而阨隘不安之象。乃靡有底止。其亦曾思勢力也。金錢也。感情也。可暫而不可久者也。唯公正二字。爲顛撲不破之主義。亦國家社會之賴以進化者也。編輯者。持七寸之管

。以爲宣傳。應以打破勢力金錢感情三大障礙物。爲唯一天職焉。
總之記載瑣故。采訪異聞。閉門而造。信口以談。無補時艱。徒傷風化。其弊一。
。甚或揣摩衆情。臆造詭說。淆惑觀聽。貽誤大局。其弊二。臧否人物。憑恩怨
爲毀譽。指斥權貴。同敲詐之伎倆。其弊三。或乃抄襲陳言。撮集塗說。則義無
足取。其弊四。此四弊者而不除。則何取乎編輯。華嚴經曰。未能自度。而先度
人。是爲菩薩發心。以是易天下之心於萬一。其幾庶乎。

本館五十年之紀念

事之成功。決非容易。歷無數之曲折。耗無數之心血。費無數之代價。僅乃得之。
。及其得之也。不忘已往之勞績。希望方新之事業。於是恭行典禮。而有紀念之
舉。大凡紀念之期。或以年計。或以五年計。或以十年二十年計。而本館之紀念
。自創始於前清同治十一年以來。迄今蓋五十年矣。五十之年。雖亦甚暫。然而
五十年來。國本無日不在風雨飄搖之中。民生無日不在凋敝困苦之中。社會上形
形色色。無日不在難以究詰之中。本館於此五十年中。皆親營其况味。故五十年

來之供獻。不無勞績可紀。紀往事。非以自滿。正以振現在而示將來也。世之舉行紀念禮者至多。美之七月四日。法之七月十四日。我之十月十日。均爲立國之紀念。歲歲祝之勿替焉。每年十月十三日。爲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紀念。美國中已有三十一州之人民。歲歲祝之亦勿替焉。一八八七年。爲美利堅獨立百年之大典。一八八九年。爲法蘭西共和百年之大典。一九零零年。巴黎行耶穌降生以來十九世紀之大典。一九二二年。曲阜行孔子降生以來二千四百年之大典。即蔡松坡起義於雲南。段合肥誓師於馬廠。以及歐洲大戰停止之祝典。何往而非紀念也。他如工廠公司學校醫院之類。亦靡不有祝典之舉行。紀念之事。大小雖殊。其示不忘則一也。

是故追念以前之歷史。不獨愛護之心。油然而生。亦將比較而策進步也。知天職不僅在文字。知目光不僅在國內。則組織如何而可完善。體裁如何而可精到。言論思想如何而有裨於國計民生。以挽今日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此本館紀念之由來也。語有之。采葑采菲。無遺下體。曉音瘖口。亦已五十年矣。言念前勞。奚可

浪沒。援各國報館通例。出增刊一巨冊。以紀載五十年來之世界。五十年來之本國。以及五十年來之新聞事業。薈萃精華。發爲文章。不僅自勉。亦欲以勉國人。勿自域於跬步之內。庶幾與歐美並駕齊驅於將來耳。

結論

有一人之報。一黨之報。一國之報。世界之報焉。以一人之利害爲是非。一人之報耳。以一黨之利害爲是非。一黨之報耳。以一國之利害爲是非。則一國之報矣。若以世界之利害爲是非。則世界之報矣。曰一人。曰一黨。曰一國。曰世界。價值之相去。奚啻霄壤。求其所以致之者。蔽於範圍較小之利害。而無遠大之目光也。今夫列國並立。猶比鄰也。齊州之內。猶同室也。比鄰所爲。而報界不聞。同室所事。而報界不知。雖有切身之利害。視若無關於痛癢。人固知其爲未可也。民生疾苦。何由以宣。大同主義。何由以昌。報界之責也。否則雖有耳目喉舌。如無耳目喉舌。人固亦知其爲未可也。知其爲未可。而局促於一隅。異矣。所望報界。本其天職。大其目光。勿拘束於較小之利害。周知世界之事。攝其精

英。汰其糟粕。以餉天下。則世界之和平。庶幾乎有賴矣。

雖然。凡天下之大業。非一蹴可幾。必循序而進於圓滿之域。無可躐等者也。近今國際間之界限。無由泯滅。則有不能立進於世界之報者矣。無已而思次。其一國之報乎。所謂一國之報者何也。倡民權。迪民智。振民氣。厲國恥。啟發國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惡者也。本報雖不敢自居於世界之報之列。願自創始迄今。壽命已五十載。無舌而鳴。不脛而走。脈絡神髓。貫乎其中。讜言碩論。發乎其外。固可以當一國之報而無愧者也。自今以往。將何以視之。視之以世界之報。是故以云良好。則前程遼闊。非敢自封。然而不有萌蘖。安有森林。不有椎輪。安有大輅。祝之祝之。非祝萌蘖。祝森林也。非祝椎輪。祝大輅也。

論者每謂二十世紀之大問題有三。曰處分中國問題。曰擴張民權問題。曰調和經濟革命問題。中國者。吾人之中國也。衣於斯食於斯生長於斯之中國人。對此問題。昏憊如同聾盲者。比比皆是。提撕而警覺之。非報界之責而誰責歟。國以民立。故曰民國。民國之權。操諸人民。故曰民權。民權擴張。而後自由平等乃能

實現。故凡專制跋扈而爲民權害者，則秉筆直書。鋤而去之。若是其深惡而痛絕之者何也，用以保障民權也。斯責也。亦非報界之責而誰責歟。輓近之世。勞工與資本。積不相能。而經濟界之革命。於是演成。能使勞工知資本經營之不易。勿作過分之要求。爲資本者。亦知勞工生活之艱苦，勿作過分之拒絕。互相諒解。互相推誠。是則又在乎報界之調和。又非報界之責而誰責歟。是故不有紀述。靡以取鑑。不有增進。靡以完善。雖蠱蟲之力。無取負山。而精衛之心。未忘填海。乃祝之曰。

斯文元氣。坤轉乾旋。如日方中。如月初弦。昔丁陽九。玉弩驚天。盲風怪雨。兵氣結連。導趨正軌。不黨不偏。記言載筆。哀然巨編。弭兵豐財。鴻著珠聯。大哉先覺。靈光巋然。銘勳紀美。鐘鼎雕鐫。丹青藻績。瓣香視虔。祝我國兮。持危扶顛。天爛卿雲。地涌甘泉。祝我民兮。賢佞比肩。德之流行。速於郵傳。祝我申報兮。壽如大川。轉移風化。先着祖鞭。繼往開來兮。億萬斯年。

整頓江蘇警察計畫書

竊豫夫曩者服習警事。對於蘇省各縣警務。無法整理之原因。以及根本刷新之計畫。間嘗悉心研究。以爲警費之不統一。警權之不集中。實爲無法整理之最大原因。警費之亟應通盤籌畫。警權之務須劃清界限。實爲根本刷新之切要計畫。值此國民革命成功之日。正我江蘇警務積極整頓之時。心有所言。不辭譴陋。愚者一得。幸垂察焉。

原軍隊禦外。警察對內。軍警皆良。國勢乃強。蓋警察與內政。最關切要。警政不良。不足以言內政。警察行政以保持安甯排除危害爲目的。一方消弭禍患。即一方增進幸福。故國家諸行政。無一不藉警察之作用以利進行。如軍事則有軍事警察。(即憲兵制度)外交則有外事警察。司法則有司法警察。農商則有森林警察礦業警察田野警察狩獵警察。他如衛生清潔救卹消防。以及流通貨幣。征收糧稅。檢査印花。設施郵電。疏通河渠。調查學齡。施行戶籍。暨貿易交通。關卡權度。凡關於增進幸福之事項。無一不賴有警察行政之輔助。以期逐步進行。而無阻礙。故警察之直接目的。實爲積極的。生利的。警察對於國內庶政。循環相

連。表裏相應。關係切要。不可或離。

試以往事徵之。法蘭西數次革命。大事流血。大起紛擾。混亂至數十年之久。方始覺悟。知非先謀警政之發達。不足以利各政之進行。非先謀警政之精進。不足以保國內之安全。注重警政。全國一心。故其民主共和之制。基礎得以日即鞏固。日本明治維新之始。國勢凌夷。國內紛擾。流血狀況。不減法國。因其覺悟尤早。首先推行警政。而後謀各種行政之設施。循序而進。故不久即躋於富強之域。其君主立憲之基礎。於以鞏固。東西列強。政治之成規。殊足法也。

我蘇屏蔽江淮。綰轂南北。水陸交通。華洋雜處。土壤膏腴。戶口富庶。本大有爲之地。但默察交通實業文化諸事業。雖曾開風氣之先。一時呈蓬勃之觀。但不久即復歸於衰頹。此其故實以無良好之警察。爲之輔助。以致退化耳。故欲謀蘇省之福利。當自改革各縣警察始。

蘇省警政之幼稚。已至於無法整理之域。其原因由於收回省款者半。由於官制未當者亦半。

查蘇省各縣警費。在民國元二之間。本由前江蘇省長公署通盤籌畫。按縣之大小。及事之繁簡。分別等級。支領省款。其補助各縣警費數目。自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元。至二千四百元不等。爾時警費統一。辦法至善。迨至三年七月間。因第二師之第二第四兩團。並附屬騎兵山砲機關槍各一排。由前江蘇都督公署咨送前江蘇巡按使署接管。改爲省警備隊第一第二兩團。因此項改編之警備隊經費無着。即將補助各縣警察經費之省款。分別全提酌提。抵支警備隊之餉需。所有各縣經費。概就地方忙漕附稅內支給。於是各縣警費。除高淳等三縣未支給省款外。其他全數被提者。有江甯等二十七縣。酌提者有溧水等二十四縣。免提者僅揚中等六縣。此項被提省款。每年總數約計一百萬元之譜。而所謂忙漕附稅者。自治費亦在其內。適彼時自治停辦。各縣爲維持現狀計。得以酌量移充警費。不足則以各項捐款抵支。惟各項捐款。種類雖多。收入亦殊有限。至附稅一項。各縣平均計算。警費不過占十分之一二。以言警費狀況。即稍富庶之縣。亦僅能支持縣警察所局部之用。而不能顧及全卽各鄉區。其貧瘠各縣警所。且不免有左支右絀

之虞。各縣鄉區警察分所及分駐所。並無附稅爲之補助。類皆就地籌款。惟就地籌款。以辦警察。其弊害實有不可勝言者。

蓋警察經費。既取給於地方。警察官吏。即不能自由行使職權。甚至不得不仰承地方紳董之意旨。而莫敢或違。否則紳董即以罷捐爲挾制警察之具。遇事掣肘。荆棘叢生。此其一。

各縣收捐之權。完全操諸紳董之手。故警察官吏對之。勢必至以感情用事。積習既久。遂至紳董藉警察以橫行鄉里。警察藉紳董以魚肉平民。上下其手。狼狽爲奸。而無所顧忌。長官對於不法之警員。查有違法實據。施以撤懲。而紳董等電請保留。出其種種之要挾。以爲警費既出諸地方。用人即須得其同意。若批駁不准。動輒主張收回警捐。廢除警察。故每次更換警員。必惹起地方之紛擾。此其二。

收捐之權。既操諸紳董。以致凡關於警察之應興應革事宜。與紳董利害相衝突者。往往不克施行。故有潔身自好守法奉公之警員。而紳董等轉覺於己不利。反感

不快。務必挾嫌誣控。設法排擠。使之不安於位。知難而退。而脂韋用事者。與之同流合污。轉得相安無事。此其三。

官員長警。既無一定之薪餉可言。惟以每月收入之盈絀爲支配。其不肖警員。甚有全恃不正當之收入。以資補苴者。既未能使其餼廩稱事。亦即無從責其潔己奉公。此其四。

各鄉區支用捐款。因各地方情形不同。各自爲政。且比月收入。亦殊無一定準則。故未能列入縣預算。其是否實支實銷。稽核既難。中飽自易。此其五。

鄉區長警。多由就地紳董等保薦推舉而來。縱有不端行爲。警員礙於情面。不敢施以斥革。此其六。

總之就地籌款。以辦警政。有百弊而無一利。不如無警之爲愈也。

再就警察官制言之。當民國元二年間。蘇省各縣警察。每縣設置警務長一人。由省行政長官委任。總司全縣警務。縣知事立於監督之地位。彼時事權統一。責有攸歸。迨至三年八月間。縣警察所官制公布。各縣設置縣警察所長一人。以縣知

事兼任。所內設有警佐。輔助所長辦事。而警佐均歸縣知事兼所長委用。警佐一職。遂爲知事之附屬品矣。其所委用之員。非其故舊親屬。即由各方推薦而來。固不問其有無警察學識。及警察經驗也。自知事兼所長後。而各縣警察所遂至名存實亡。其腐敗之情狀。更不堪問矣。蓋縣公署與警察所。完全係兩種獨立之機關。處理事務。各有權責。不容相混。今因各縣知事以兼任所長之故。遂至界限不清。權責不明。凡關於警察範圍內事。兼任所長之縣知事。既不能直接辦理。每委之於素非所習之縣公署內職員處理之。不論其措置之是否得當。辦理之是否合法。而警察所遂形同虛設。警佐遂等於閒曹矣。警務廢弛。不言可喻。此其一。

再警所官制明定上下級機關。所以明行政統系。以便監督。縣警察所爲一縣警務之總機關。警察分所分駐所派出所等爲依次補助之分機關。故下行文件。應由警察所而行之分所。以及於分駐所派出所。其上行文件。由派出所分駐所分所等呈轉於縣警察所。此爲一定不易之程序。不容有所逾越。乃以縣知事兼任所長之故。

。所有全縣各分所。以及分駐所。亦直隸於縣知事。遇事逕呈縣署。以致警察所竟無辦理各項警務之文卷。如此行政統系混亂。上下機關不分。何能一事權而明責任。此其二。

夫警察所之設一等警佐。其職務除稟承兼所長管理縣警察所管轄區域內之警務外。並應佐理兼所長辦理全縣之警察事務。所有一縣警務之興替。與兼所長共同負有責任。乃各縣警察所既同虛設。且無文卷。以備參考。遂致警佐毫無責任。無事可辦。所有全縣警務情形。警佐茫然不知。如此無人負責。遑論整理。此其三。

縣知事兼任所長。非特統系不明。權責不清已也。即警察所之經費。亦被其挹彼注此。藉作外庫。有縣公署衛隊。或法警之餉。而支用警察所經費者。亦有濫委冗員。如顧問稽查督察助理員等。巧立名目。而開支警察所經費者。以警察名義收入之經費。不消納於縣署。即支配於冗員。以致長警名額減少。警款虛糜。此其四。

警佐以下各員。既爲知事之附屬品。由知事委用。故每值知事更換一次。所有警佐各員。亦即隨之更張一次。以警察機關爲傳舍。等警察職員於奕棋。使其不能安心供職。此其五。

以上均爲知事兼任所長之絕大弊竇。其餘弊病。尙難枚舉。

比至民國九年三月間。前江蘇警務處甫經成立。曾查明各縣警務腐敗之原因。亟謀所以革新整頓之方。乃召集全省警務會議。令各縣派一等警佐。出席與會。決定各種整理方法。分別飭令回縣遵辦。更謀警費統一權責集中等種種辦法。其關於經費者。如各縣警捐擬由縣警察局所征收案。請恢復省議會議決警費預算由全省貨物稅帶征案。各縣警費無出請將原有警費保留案。請查照十年度省議會議決預算就地方田畝折半加征附稅作爲警察基金案。各縣警費不敷擬就捲煙營業特稅撥款補助案。擬請每年撥給省款補助各縣警察官警薪餉公費案等。不勝枚舉。其關於權責者。如擬訂各縣警察所編制章程。職員長警功過賞罰規則。辦事章程。縣知事監督警察權限規則。飭裁浮額警佐。畫清區董警所權限。規定警察所職員

員缺。擬訂任用學員程序。考訂各種單行章程。按期飭造官警名冊。按月飭送違警罰金表式單式。以及處理違警。刑事移解。並警察行政上應辦之各種表冊。飭辦警察教練所。或補習所等。亦應有盡有。此外於款項則釐定收支方法。昭示大公。於職員則規定資格限制。以杜濫冒。區所之支配。薪餉之等差。職權之畫分。訓練之講求。莫不反復詳明。痛陳利弊。分別呈請前江蘇省長鑒核。并通令遵照辦理。

無如自民三警費收回。官制變更以還。已養成官紳勾結。把持警政之惡習。積重難返。雖經前警務處飭令改革整頓。但一文之呈覆。動輒經月。一事之辦理。每多敷衍。因循苟且。飾詞欺朦。甚有置之不理者。或逕呈省署。無理駁難者。等章制於弁髦。視功令如具文。警員之進退。警務之興革。無一不受地方之挾制。前警務處以爲知事之兼任所長。終難望其整頓。乃按照奉天直隸等省呈准成案。將蘇省各縣警察所長一職。不再由知事兼任。另派專員專任。縣知事仍處於監督之地位。於十二年間。呈請韓前省長核准施行。擇經費稍裕之縣。先行試辦。乃

地方紳董。借恢復自治爲名。希圖收回警費。以相阻撓。致使前警務處之整頓計畫。等諸空談而無補。現蘇省值兵燹之餘。庶政阻滯。善後良法。旣以改訂軍制。整理財政。振興實業。普及教育。發展交通爲要圖。則將來爲之維持秩序。消弭禍患。俾各項政治。進行無阻者。悉惟警察是賴。爲蘇省前途計。不可不先籌畫警權之統一。而尤不可不先籌畫警費之統一。

豫夫詳核各縣警費。案照實數。通盤支配。全年共需經常費銀一百八十八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元。預備費銀共需十二萬六千四百元。惟查縣警費收入。計動用自治費十三萬一千七百三十二元。附稅二十三萬八千元。各項捐款三十五萬七千三百七十四元。地方費撥補十五萬六千三百八十八元。全年收入共八十八萬三千四百九十四元。照豫夫此次之支配辦法。計不敷銀一百十二萬八千六百零四元。此項不敷之數。應完全由省款撥補。其各縣原有警費。仍應悉數保留。不得再行移作他用。並不准再由各縣自行支配。自由動用。應悉數報解財政廳。連同省款補助之警費。由民政廳通盤支配。各縣需用警費。須按月造冊具領。呈由民政廳咨請

財政廳按照規定之數。分別領結應用。其各縣警察所。擬改稱縣公安局。一律專員專任。不再由知事兼任。此項專任局長。擬一律設置三等。其一二兩等。留爲將來考核各局長成績。分別升獎之地步。其推升增加之俸給。及應需之房租修繕油燭拘留飯食偵緝川資及一切雜支等費。概由預備費內。由民政廳另行支配動用。各縣違警罰金一項。由民政廳印發三聯單。令飭各縣公安局照章辦理。以一聯交付違警者。一聯存處罰之公安局。一聯呈繳民政廳考查。其罰金款項。擬免其報解省庫。留充各該縣辦理路燈清道公廁衛生消防及一切公益慈善事業經費之用。惟仍應將收支各款。每月造冊呈報民政廳考查。

夫財政爲辦事之母。各縣警費旣統出於財政廳。而又歸民政廳綜核支配。不受地方之牽制。用人行政。民政廳可按照規定。實力辦理。則全省警政。庶可收良好之效果也。所有各縣警務無法整理之原因。及擬具根本之刷新計畫。謹陳如左。另有支配各縣公安局收支經費一覽表一份。支配各縣公安局職員長警一覽表一份。容再繕陳。敬具管見。恭候卓裁。

少年民國之少年

少年民國之少年。一國將來之主人翁也。前途茫茫。惟少年是賴。國強則躬享其榮。國弱則親嘗其辱。其榮非他人所得而攘。其辱亦非他人所得而代。夫舍榮而就辱。豈人之情也哉。吾少年其亦念國家積弱。非責任心何以救國乎。一人有責任心。一人之事以治。人人有責任心。人人之事以治。國也者。合人人而成者也。以如是之人。成如是之國。而不能自強稱雄者。不能盡其責任心故也。然則如何而始能盡其責任心。吾敢毅然應之曰。立志而已矣。志也者。責任心之始點也。朱子曰。書不熟。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志不立。天下無可爲之事。又曰。立志如下種。未有播莠稗之種。而能穫來牟之實者。故吾少年當思國之何以弱。衆生之何以苦。立志肩負。毋取浮誇。昔諸葛武侯自比於管樂。王沂公志不在溫飽。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顧亭林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言。用能旋轉乾坤。垂範百世。志之於人大矣哉。有志之士。恒能自治其身。不待他人之督促。自修智慧。不以古爲限。不以今自畫。不安小就。常謀未來之

大成。有進而無退。有升而無降。故他日之成就。有未可限量者。非倖也。因果之道。固如此也。且夫人之軀殼。有時而死。維人之精神。歷千萬世而不死。故言共和者豈必華盛頓。言天賦人權者豈必盧梭。言人羣進化者豈必達爾文。邵堯夫曰。卷舒一代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陳同甫曰。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傑。其志願爲如何也。吾少年其念諸。世有軀殼雖存。而精神已泯者矣。則國家何賴有此人。亦社會之蠹而已矣。若是者志不立之故也。志而不立。更何有乎責任之心。吾甚憫其與草木同朽也。雖然。志之所存。而不持以毅力。則所成亦僅矣。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成功之非易也。故有林肯堅持釋放黑奴之案。而後人道主義以昌。有格蘭斯頓之堅持愛爾蘭自治案。而後民族主義自由主義以興。拿破崙曰。難之一字。惟愚人所共知。惟愚人所共知。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爲何物也。是故以志爲旨。以毅力爲用。以責任心爲歸宿者。譬如河出伏流。一瀉千里。遇有高山。則繞道而過。遇有沙礫。則超越以行。貫澈其強毅不屈之精神。故其成功也大。若存一愛惜精神之意思。將前將却。奄

奄無生氣。決難成事。今吾少年立於列強競爭線集注之國。其魄力非能與千數百年賢哲決戰。不足以開將來。其學識非能與十數國飽學之士抗衡。不足以圖自立。彼曹瞶者流。以爲土廣民衆之足恃。而遂醉生夢死。若爾人者。豈復有憂勞所以興邦之一念。往來於其胸中耶。少年乎。少年乎。勿謂廣土之足恃。羅馬帝國全盛時。其幅員不讓我今日也。勿謂民衆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三萬萬也。其亦曾思國者。吾人之國。吾愛之。不能坐視其混亂而不救也。易之大義。剝極則復。否極則泰。吾國積弱。豈猶未極耶。夫安知禍與福之不相倚耶。西人恒言。中國人無愛國之性質。我少年民國之少年。其重念此言哉。其一雪此言哉。記者亦少年民國之一少年。敢正色而爲少年民國之少年告曰。知責任者。少年之志也。行責任者。少年之職也。睡獅未醒。吾憂孔多。撫絃慷慨。爲進少年責任之歌。歌曰。惟茲國家。吾儕當愛若父母兮。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兮。孤苦離散。將供敵人侮辱屠宰兮。弱肉強食。天演之例其莫權兮。拯弱挽危。繫少年之是期兮。努力竭思兮。及今其可以奮起兮。

原盜

聞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之所以致治也。智勇辯力。四者不失職。則民心靖。蘇氏之所以論俠也。旨哉言乎。今夫盜之所以竭嘯號之力。憑貧隅之勢者。蓋有故焉。際夫饑饉兵燹之後。人心震動。衣食浸艱。宵小之徒。其勢不能不出於鼠竊狗偷。此則市井之盜。不足患也。所患者。智勇辯力之流。不得遂其富貴爵秩之榮。輟耕歎息。揭竿艸莽。智者使勇。辯者唆力。爭霸割據之雄。漫成國家之大患耳。是故盜于市井者。衣食之迫也。盜于天下者。怨忿之積也。先王之世。足民食爲先務。置賢能于要職。使才適其用。民樂其生。而後乃得享昇平之福。致措刑之頌焉。後世不教養之是謀。唯禍魁之是索。爲人牧者。不授芻而責牛羊之狂縱。宜其橫行竊發而不可止也。庸詎知盜之行。雖足以爲患。而其才未嘗不可用。椎埋屠狗之行爲。皆樊噲黥彭之習技。又烏可以概視爲強悍。而不足教也。嗚呼。世之埽攔其口。齟齬忠賢。以自圖祿食者。未嘗非盜之心也。枉法誣良。殺民邀功者。亦未嘗非椎埋之術也。見害相委。見利相爭者。

。又未嘗非競賊相訐之盜也。盜之爲盜。猶足原其心而諒其迹。彼世之比行于盜者。蓋有不得諒其心者矣。人惟見有形之盜之足殺。而不知無形之盜之尤足殺耳。是故教化敦而風俗厚。所以免奸宄也。衣食足而倉廩實。所以弭盜賊也。能者職而才者任。所以靖四民也。故得管子之言。蘇氏之論。足以原盜之所由起。抑亦得治盜之良法矣。

國利民福感言

夫大亂之終。必有郅治。革故之後。必煥新猷。是以民誓曷喪。而後來其蘇。獨夫既傾。而善人有賚。易暴厲之世。宏寬大之仁。國利民福。此所資也。當鄂州建義。共和方萌。天下義兵。翕然響應。血烈士之脰。丹沙場之礫。建虜既去。民國肇基。當此之時。神明華胄。孰不負同仇之憤。而企望將來。奚啻來蘇大賚而已也。余今乃盡然感。悄然憂。曠觀世局。日維競爭。利不著于國。福不被于民。外患逼迫。國藏空虛。英窺片馬。法覬滇南。俄伺新疆。日涎吉黑。西藏頻危。蒙古獨立。天下洶洶。邊疆蠢蠢。政府無一矢之加。戍軍乏半彈之拒。侵略

日深。違言承認。且債款首蹶于六國。復屈于苛條。操縱由人。唯諾由我。加以饑饉降喪。鴻雁哀鳴。四業凋頽。民生益窘。盜賊並作。行旅戒心。稅項雜捐。有加無已。軍府擁兵以市重。宗社煽惑于方隅。外之無以信於敵。內之無以饜于民。而政黨林立。伐異黨同。衽席戈矛。寸心荆棘。雖元祐紹述之劇。無是過也。猶或殖私囊以蠹國。賊人才而敗羣。反對民意。推翻內閣。余誠私心痛之。然則今之所謂溥利而共福者。乃祇個人小羣已耳。由是觀之。不猶專制之世。時或代興。尙足冀于福利。而得大賚來蘇之樂乎。嗟乎。處今日之世。而開共和之基。人各盡責。未嘗不足以自謀利而自獲福。而臨政者亦各以所欲利而利之國。所求福而福之民。庶幾符民國肇興之本旨也。孫黎二公。生民鍾望。曷亦環觀海內。顧卹瘡痍。林肯華盛頓豈絕塵乎。余于是乎有厚望焉。

游清涼山記

戊午之春。三月八日。向視王君少掄。顧予曰。今日非所謂寒食節乎。俗有踏青之舉。盍亦借登臨以消積悶乎。予曰善。可與予登清涼山一遊。遂徒步出校。過隨

園遺址。昔日林泉。已無陳跡。祇餘歷亂荒塚。淒涼芳草。與夫斷續鳥聲。啼破
岑寂已耳。少掄低徊不忍去。予促之行。未幾。至清涼麓。山徑平坦。絕無行路
之難。有亭曰翠微。巍然築於山巔。小憩其中。窮目千里。見長江如練。蕩漾天
際。帆影浮沉。恍若鷗鷺。于斯時也。襟懷超豁。有振衣千仞咳唾九天之概。亭
之南數百武。曰掃葉樓。梁昭明太子讀書處舊址。而明末龔賢構以避世者也。予
與少掄登樓後。道入煎茶亭客。旣凭欄遠眺。見綠野凝烟。遠山滴翠。少掄悄然
以悲。喟然而歎曰。龔子之構斯樓也。在數百年前。此數百年中。登斯樓者。無
慮萬千。今吾與子知有構樓人。而不知登樓人。數百年而下。登斯樓者。詎知吾
二人亦曾憑弔斯樓也邪。古之人有名垂後葉者。有艸木同朽者。同一死也。一彰
一湮。旣故安在。吾誠憾焉。願承明教。予曰噫。往古來今。偶然而已。偶然而
威加海內。歌風帝里。偶然而屠沽爲侶。骯髒終身。偶然而陋巷鶉衣。樂天知命
。偶然而紆青拖紫。騰譽蜚聲。偶然而拔劍砍柱。偶然而擊筑悲歌。偶然而遇知
音於高山流水。偶然而托孤憤於芳艸美人。偶然而長埋空谷。偶然而彪炳塵寰。

偶然而有風雲山澤。偶然而有花鳥蟲魚。昔日偶然而生龔子。今日偶然而生子與予。昔日龔子偶然而構斯樓。今日子與予偶然而登斯樓。花間月下。子與予偶然而吟眺。山巔水涯。子與予偶然而登臨。醒也偶然。夢也偶然。吾人一生。自呱呱而至于一棺附身。無往而非偶然。即身後之名之傳與否。亦莫不偶然。奚暇鯁鯁慮夫後人之知今年今日吾二人憑弔斯樓也哉。少掄忻然悟。予亦倦遊思歸。遂徒步返校。

小西湖消夏記

秦城西南隅。有岳王墩。墩下有水。名小西湖。面山背城。風景絕佳。湖上有橋。橋畔有亭。爲遊人休息之所。蓋雖不如杭州西湖之勝。要亦邑之名區也。壬戌之夏。予于役秦邑。正值三伏之交。烈日炎炎。如荼如火。友人謂予曰。曷俟天氣稍涼返里乎。予曰諾。乃假一僧寺小住焉。而暑氣之逼人如故也。爰邀友人。偕往小西湖。作消夏之會。見夫楊柳沿堤。綠蔭冉冉。芙蕖盈沿。翠蓋亭亭。近水一灣。遠山幾點。或垂綸而羨魚。或倚樹而聽蟬。半晌勾留。更番遊覽。清風

如故人之來。大暑無酷吏之虐矣。彼夫調冰雪藕。偕貴介以招涼。沈李浮瓜。向豪門而逃暑。孰若此湖濱眺望。湖上逍遙者乎。獨是憑湖四望。則予不禁有所感焉。湖之北。有武廟者。昔爲校武之場。今則夷爲洋房。地是而人非矣。湖之西。舊有宮氏別墅。名曰春雨艸堂者。今則蔓草荒烟。止有鴛鴦牧豎。相與呼嘯於其間。欲尋遺址。僅能得其髣髴矣。物換星移。時遷境易。見者有不寓興廢之慨者乎。然而城郭人民。我嘉邑又何嘗不如是乎。興感未已。夕陽在山。乃歸僧舍記之。

廣陵漫遊記

史公祠位於揚州便益門外。面河而建。祠中廳事三楹。供公遺像。折而西。爲梅花嶺。史閣部衣冠墓在焉。嶺無雜樹。植梅數百本。每當冬令。老幹着花。清芬四溢。暗香疏影。風雅宜人。余曩於雪夜遊之。幾疑身超世外。噫。蕃釐觀之瓊花。凋謝不復開矣。木蘭院之木蘭。消滅不再榮矣。金帶圍之芍藥。佳種不可得矣。惟此孤芳。得與忠魂。並傳千古。人以樹傳歟。樹以人傳歟。吾輒爲梅幸焉。

平山堂宋歐陽太守所建也。堂高數仞。最適夏游。江南諸峰。歷歷在望。堂前遍

植紫藤。驕陽莫入。余每於夏日。道暑其中。與老衲閑話。樂乃無藝。太守風流。不讓獨步矣。堂側有屋。余與僧共榻其間。良宵夢醒。殘月當窗。沐露披風。塔前獨立。喜青山之無語。更鷄犬之不聞。余欲取洞簫吹之。老衲謂余曰。勿爾。夫聲之哀怨。莫簫若。縱可使行雲爲遲。棲禽並起。得毋大殺風景耶。余然其言。乃罷。今也人海浮沉。此樂不可復得矣。

小金山四圍環水。風景絕幽。雖出人造。有勝天然。撥此者。非胸有邱壑。曷克臻此耶。而山中最佳處。亭榭外。厥爲湖上草堂。堂非草結。而以草名。殆亦杜牧浣花之流亞耳。遊山者。多騖著於此。余亦小作勾留。左瞻喇嘛白塔。右顧堤上釣臺。極目一覽。更有蓮花橋。橫跨於前。橋上有五亭。橋洞有八面。自堂中觀之。頗具幽致。引人入勝。因地制宜。入望不空。爲此堂生色不少。時適夏日。湖中蓮花盛開。亭亭獨立。直之可愛也。出污不染。潔之可愛也。映日相看。便成別樣。色之可愛也。茂叔喻之以君子。不其宜乎。三思謂其似六郎。罪莫大焉。然此不具論。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坐此堂而觀此花。豪情意氣。似水如雲。

。足吐胸中塊磊矣。

瘦西湖亦揚州名勝之一。湖面不廣。曲折可人。夏之夜。月之夕。扁舟一葉。盪槳中流。樂亦不淺。雖無六橋三竺之勝。而塔影波光。別饒幽趣。淡妝濃抹。不減西湖。第四湖若環肥。此則如燕瘦耳。此瘦西湖之名所由來乎。

玉鈎斜爲隋葬宮人之所。去北門外五里而遙。地名堡城。卽蕪城舊址也。其地高下下。起伏不平。時有金釵等物。出之土中。並漚紅心野花。農人不忍耕之。是以得保其荒涼豔跡。嗟嗟。念茲一坏黃土。葬却幾許紅顏。遺恨空嗟。埋香足弔。輒憶此輩生前。孰非鶯鶯燕燕。乃一入宮門。楚囚相似。君恩未沐。妾骨先枯。願作鴛鴦。翻成蝴蝶。欲招魂兮何處。嘆姓氏之不留。黯黯清明。誰爲供紙錢麥飯。蕭蕭午夜。最難堪愁雨淒風。憶我知之矣。點點紅花。殆芳魂血淚之所化乎。時同游友。見余狀滋不悅。知有慨於心也。乃曰。一池春水。底事干卿。滿目荒原。值君賠淚哪。余曰。青衫司馬。且有琵琶之行。吾輩少年。能無憐香之感。乃相與緩步而歸。

徐園在小金山對岸。余游小金山而未游斯園。歎如也。後三日。乃得與友往游。出北郭。沿溪行。紅桃久謝。綠柳尙新。芳草斜陽。堪稱入畫。而鞭絲帽影。尤不絕於途也。堤畔有小亭。顏曰。長堤春柳。爲游人憇息之處。過此則徐園在望矣。園爲揚紳追念徐寶山而築。經之營之。頗費財力。余等旣入。瞻公遺像。望之儼然。慨想其出身雖微。然入主維揚。尙稱不惡。亦丈夫也。園之幽處。爲竹院。爲荷池。竹深留客。荷淨納涼。佳境也。舍此外。爲榭。爲廊。爲廳。爲圃。爲碑亭。爲紅橋。爲假山。爲花軒。華則華矣。惜少天然林木。故鮮幽趣耳。惟廳外有鐵鑊二具。相傳爲李王鍋。斑斕古物。出之泥沙。爲徐公左右物。不可謂非徐公之幸也。

法海寺與徐園爲比鄰。舊名蓮心寺。寺中喇嘛白塔。金頂纓絡。高入雲霄。惜寺屋不敞。游人鮮至。且塔宜遠眺。不宜近觀。泛舟湖中。已獲先覩。正不用身臨其境也。

亮莊位於瘦西湖中。與法海寺相近。四圍環水。通以小橋。其地本爲浮沙積成。

揚有大腹賈陳臣湖。細人也。以刁惡聞於里。遂據其地。築屋於上。西子衷妝。湖山蒙垢。乃復呼朋引類。癖具盤龍。挾妓携婢。妄稱繡虎。此尤爲勝地之劫運也。余僅於湖中。巡視一周。見其臨水處。建觀音像一。面湖而立。戴月披星。櫛風沐雨。如此唐突大士。佛家所謂罪過矣。若有守土之責者。闢爲羣游之所。行且頌其風流。乃容彼僭。盤踞其中。坐使湖光減色。惜哉。

且刊序

予旣執教鞭於復且之明年。同學之屬意於藝林者。有且會之設。舉凡書畫音樂金石雕刻泉幣郵票之屬。靡不探索而討究之。其用力之勤。有使人不能已於言者。而會中諸子。又哀集所得。將發一刊物曰且刊者。丐予一言以爲弁。予惟朋友講習。可麗澤以相資。而雪泥鴻爪。稍駐因緣。亦賢者之所許也。其能已於言邪。聞之平且之氣。天地之正氣也。刊以且爲名。不僅原於校名。蓋有進於是也。人能保平且之氣而弗失。雖聖人可幾也。况其下焉者乎。將以是而論書法。豈惟右軍。畫學豈惟顧川。而普樂金石。豈惟以古之師曠宋之歐陽爲止邪。他如雕刻泉

幣郵票。亦將駕儕流而上之。務求獨得以爲豪。他日琳瑯價重。藝苑稱珍。高歌則響遏行雲。調箏則聲成金石。於古之作者。其必有所會乎。於後之學者。其必有所啟乎。且美術聲藝。足以陶冶性情。轉移風俗。高拔介絮之士。每以是而見之。慨吾華夏之纛倫攸斁。至今日極矣。士熟於利。政佚於靡。擾攘糾紛。有幾人能澹泊自甘哉。是蓋美術聲藝之不講。社會情俗之失其治。斯道德之所以益喪也。吾且會諸子。於晦冥否塞之秋。有是清超拔俗之舉。以揚風而屹雅。抑亦當世之暮鼓晨鐘與。

寄熊師灝恬

清明前三日。急足至。面授師諭。尙未開臧。已覺中有萬疊情波。恪誦之餘。如親化雨。如坐春風。黑雖盡于行間。意尙餘于札外。教其所不知。勝讀十年書矣。來諭謂豫博覽功深。何敢當也。伏思學問之道無窮。有一物之不知。不可謂之博。豫何人斯。敢當斯語。願自浸淫典籍。間有一得之愚。尙足告慰者。竊謂博覽而不志其大。雖多何爲。今儻言滿天下矣。率皆郢書燕說。無足深覽。獨史漢

蘭發道蘊。涵咀聖功。誠有味其言之也。今之人囂囂然曰。用世豈在學乎。是固于習之見。不可語于道者也。豫懼莊子下士之譏。輒搜其誦讀之未周。日夜孳孳。不敢怠息。古樂府云。駱駝無角。奮迅兩耳。是豫此刻光景。引之自喻。博師莞爾。比來雜花生樹。以鳥鳴春。感夫夫子北游幽燕。有如江上春風。愈吹愈遠。正深惓然。忽讀獲晤非遙之句。距躍三百。學閉鷗延頸而望。何者。雙鯉之渺渺。終不如函丈之依依。康樂云。引領冀良覿。此意殊深切矣。

故國民軍副司令胡景翼碑銘

關西將種。河岳人宗。諸葛盡悴。宗澤殫忠。中州柱折。須彌山搖。英雄襟淚。渡河三號。方公年少。晉裘比褱。十八起義。公又缺一。漢儒大春。提戈講武。公入其室。亦趨亦步。異軍突起。建領旗飄。卻毀早卒。原軫位超。遜繼瑜後。意思深長。中遭讒妬。明夷中傷。演易姜里。賊亂是資。王琳還軍。整我義師。鼓出井陘。經營河洛。拔趙易赤。大樹攸託。跡附吳起。心懷李牧。霹靂一聲。震盪河岳。蘇枯煦寒。消勺羣慝。植基固本。招徠豪傑。大會開封。孟津比烈。

十三年冬。吏臣奮筆。南宮會師。朱滔氣燄。如何不弔。山岳黯然。大星忽隕。洛師震驚。羣英散會。衆志搖城。使公不卒。中權扼要。黃河早渡。榆關早撓。使公不卒。舉足輕重。燕岱早覆。關隴早通。使公不卒。四夷輯睦。齊難不作。使公不卒。洛邑和會。統一久奏。凡此艱難。係公早卒。岳侯賚志。孽窠蘊鐵。公握其樞。未歲其功。公弘其願。未觀厥成。我今摛詞。鄭武比崇。總理在天。永作股肱。公時涉降。無間幽明。凡我後死。視此鐫銘。

祭母哀文

惟中華民國十有九年四月五日。吾母卜葬待發矣。於時靈輜將引。丹旄低隨。先營家奠。風悽縹帷。哀哀同氣。追念平生。榮溢淚枯。有號無聲。匍匐靈前。有睹其形。攀號莫及。擗踊陳誠。遑計不文。叩靈以呈。嗚呼哀哉。吾母誕生。得天之厚。至性所鍾。槃匱箕帚。伯道傷父。移以事母。舅氏之亡。子職誓守。及歸吾父。逮事高堂。有怡其色。有婉其容。婦職克盡。旁及禮宗。兩相敬愛。言及淚從。初艱鞠育。三兄連亡。繼生惠憲。益慎衛防。晚育愚慙。愈形瘁忙。一

時雜沓。內外拊擋。姊牽其衣。妹繞于床。兄求啖棗。弟號乞漿。母力爲瘁。母神爲傷。有衣弗御。爲兒煖涼。有食勿進。爲兒沸揚。有言弗聞。爲女理妝。有形勿睹。爲男縫裳。母時甯息。兄姊跳踉。母時憚煩。弟妹捉藏。以養以教。毋怠毋荒。及乎成人。門閭倚望。俾成純潔。並勗堅剛。或研醫理。母爲擇方。或任教科。母爲整策。或勞鞅掌。母爲治裝。或講委輸。母爲課績。寒夜刀尺。聲猶在耳。高秋砧杵。訊猶塵臆。西湖憑眺。母影猶留。外國追歷。母言猶記。如何長逝。嗒呼莫顧。惻惻心目。髣髴態度。擗頰以告。椎心而呼。母志莫忘。母意毋負。嗚呼哀哉。骨肉歸土。神魂依主。茲鑒在上。毋絕絕古。

附章太炎先生葛母鄧太夫人墓表。太夫人嘉定著族。鄧氏之長女。父諱煦。服習儒術。舊有令望。中年乏嗣。悲憤以終。太夫人詔離居喪。擗踊哀毀。禮如成人。奉事孀母。尉薦周至。仁孝之譽。在家庭。年二十有一。歸同縣葛君。逮事舅姑。綢繆家室。中饋洗腆。定省必虔。蓄菹造鼓。不避煩辱。下拊輿以。陶然子諒。誠教洽于內外。蕭雖行于黜門。夫有叔母葉。賢而早寡。號爲禮宗。嘗稱以爲哲婦隆家。必昌葛氏。太夫人亦紹衣德言。尊事唯謹。葉旣徂沒。以守節被旌。升主之日。瞻拜成禮。繼之以泣。數述厥行。終身不衰。產三男。長存懋。早卒。次存憲。次存懋。女子子三。存懋存

憲。扶攜教誨。不假阿保。爰及長成。各專一藝。時有意俱。不施譏讓。容色愀然。知改乃止。新又象德于尸鳩。比功于斷織。宜其不肅而成。靡有不季者矣。粵自在室。訖于有家。歲逾五終。行無衰惰。可謂邦之良媛。爲世表懽者也。民國十八年九月。寢疾淹留。以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春秋六十六。戒庀殯具。裁足周身。卽葬江灣公墓。存憲等策兆既從。來請表阡。夫其含英仰之淑姿。履謙貞之上操。敦悅憲章。動由檢柙。博咨里黨。固無間言。又其告敕諸子。多中時變。語言鄭重。不可辭著。存憲將別具簡紙。垂爲家訓。遠同班惠七篇之作。而有漆室傷時之志。兼斯二者。古難其人。于太夫人見之矣。乃作系曰。於爽令德。實察坤靈。如玉之粟。如椒之馨。爰則羈卯。遭家坎軻。絜箇晨膳。糾紉是佐。祥女來嬪。尊章交賀。和惠周浹。咸被其化。腹育諸子。誨以義方。恩逮僮御。厥德溥將。如何不弔。永閉幽藏。遺言炳炳。流澤孔長。昭示來葉。俾也毋忘。

豫夫詩文集卷二詩詞

嘉定葛豫夫著

錢塘觀潮曲

問潮何處來。更向何處去。來潮非去潮。朝朝復莫莫。江面明潮大。江底暗潮多。
。郎從江上來。潮信近如何。郎要渡江去。風波愁煞人。待妾買香楫。前去祭潮
神。郎似錢塘潮。西來復東去。妾化羅剎石。攔江截潮住。聞道桐江上。潮頭到
此休。送郎乘潮去。底事不回頭。

新人劫有序

己巳初春。湘變中死於非命者。爲一彩輿中之新人。輿過小吳門。驟值鎗聲四
起。無何。一彈穿輿。昇者駭甚。棄而逸。新人亦皇皇自輿中出。披紗狂奔。
道旁一兵士見之。扶入一民宅暫避。察之。方悉身已中彈。迨事稍定。送往醫
院。不及施治。玉殞香消矣。因作歌以哀之。歌曰。

生命等微塵。太倉渺一粟。達觀齊彭殤。不可語流俗。歲在己巳春。郊野漸繁縟

。政變起俄頃。元戎秉大纛。適有彩輿來。流彈誤相觸。冤煞輿中人。剗那登鬼錄。頭尙披紅紗。腰尙佩青玉。本非鐵血兒。誤作情血浴。殘喘委良醫。良醫手盡束。已矣新姑言。哀哉妾命促。穿我嫁衣裳。疊我鴛央褥。未見翁與姑。未調花與燭。新郎誰其是。一面吾願足。奇禍天飛下。死去猶凝矚。噫吁嚱。世間有情人。幾曾圓眷屬。哀樂太無端。旁觀同一哭。

敬和白門紀游艸

湖山明秀著吳興。洗盡豪華整輓矜。霸業全消吳越恨。清才漫詔左劉憑。我聞惠班人師重。漢家召入宮廷奉。更有唐時宋若才。飛上高枝吭引鳳。儻教藝府著芬芳。常帶三分薜苑香。獨有謝家傳詠絮。高風林下振松篁。如此江山休目送。道韞追陪祇羣從。北府軍容別墅棋。未許玄琰相與共。何如金粉六朝收。洗滌煙鬟入素秋。丸髻清歌施粉黛。當年名士慣登樓。獨有蔣山青如舊。幕府相連陣雲覆。可惜平陽驕貴姿。粉澱胭脂異求取。新亭置酒感河山。一樣悲時異戚顏。我自凝眸雙燕子。爲他點點淚痕斑。況值關河催急景。風霰遄征增吟興。又是空中嘖

散鹽。一樣吟情裏柔勁。愛稱精練學生兵。小隊猶能晉水清。識得臨邊王相意。課餘習禮念春耕。似此清才婉而諷。廿四吟邊感時痛。不教綺思逐華年。堪推女界仲長統。前生本是傲霜姿。笑煞尖纖清照詞。憑恰西風戰勝後。自忘瘦損爲憂時。久薄謔謀尙書職。我本人倫愛扶植。此行識得古方干。更是方回女孫憶。文章不露已心驚。況讀新詩激耳聳。敢託狂歌誌傾倒。直教俚語繼咸英。

附凌菊身先生白門紀游艸并序。戊辰冬殘。薄游白下。漫借瑣事。擲置奚囊。嗟嗟帶鶴山川。不殊往日。京華冠蓋。偃著斯人。望古意兮蒼茫。招國魂其未返。值關河之急景。迺風散而過征。三宿空桑。能無餘戀。高山流水。儻有知音。聊寫過眼煙雲。藉誌雪泥鴻爪。己巳新春。菊身自識。清晨出郭。共盤桓。翠篠娟娟滿畫闌。吟盡後湖三十里。雪風披面不勝寒。獨立清潭悵菱荷。琉璃凍合久無波。楚人見恨炎涼態。一笛滄浪自放歌。湖上春魂呼欲出。襟邊奇思鬱初消。我來不見臺城柳。坐對青山憶六朝。一徑蘼蕪瘞古春。燕支井甃水鄰鄰。南朝天子風流甚。空買黃金鑄美人。百垓山河十氣仰。沈沈古寺訪遺民。從今世界維新後。合作聞雞和舞人。飛來燕子報春期。冷翠迢迢花信遲。終古一泓清泚水。問天何福子蛾眉。樓台兵燹委荒蕪。剩有青山似畫圖。殘霞滿汀相對處。寒鴉飛過莫愁湖。清歌臨水月臨街。舊事何堪問水涯。殘月一彎星數點。復成橋上望秦淮。荒山練得學生兵。不露文章

世已驚。絃誦懶時還習禮。一犁烟雨待春耕。六代豪華何處所。舊時燕子却飛回。登臺驚嘯破空起。我獨臨江念霸才。大宙荒涼本幻漚。小山移桂足淹留。錦衣拚斷還鄉夢。懷古仍登松葉樓。烟霧蒼茫認髮鬢。藏書今豈有名山。欲知萬仞高寒意。都在沈沈夕照間。風色瀟瀟冷白門。白楊衰草弄黃昏。清涼山裏清涼寺。暮火疏鐘斷客魂。酒龍詩虎各紛拏。法會羈山信可誇。殘雪關河驚歲晚。布衣策蹇入京華。遠山微絳樹猶童。生意無端滿眼中。如此人才如此國。不妨煮酒論英雄。檀淳蓂林斃解蓋。蔣山風雪逼人寒。白雲嶺上自愉悅。何用春來看牡丹。從今埋骨不埋名。功業千秋早定評。斜日紫金山下路。中原倚汝作長城。綠室千古白雲封。歲暮何人薦晚菘。消盡東南龍虎氣。孝陵回首夕陽紅。血漬春來變海棠。離離麥秀景堪傷。誰憐一片荒寒處。古戰場纔今戰場。昔年懷抱氣如虹。今見繁華夢亦備。至竟立身須擇術。無緣習藝到南雍。漫言豎子成名易。應解長安作客難。肝膽照人知有幾。偏逢奇士是方干。海思雲愁迴不羣。酒痕花氣藥纒熏。今宵同作蕪城客。書劍何年共策勳。憐才感德事難兼。彩筆江湖獨挾天。大好頭顱勸珍重。既無聊處莫綳綿。袖手湖山看奕碁。茫茫古意蕭蕭離。歸來幸遂娛親志。恰值辛盤饒歲時。又附菊身先生和韻一章。巍巍大夏將中興。朔胡特勢漫夸矜。如礪之山如帶水。北兵飛渡難爲憑。名士過江聲華重。召入內廷爲供奉。中間瓦釜作雷鳴。幾對離愁憶飄風。先生抱道期流芳。才如屈豔如班香。筆挾五湖煙水氣。凌雲骨格似松篁。聞道手揮兼目送。驅使煙霞類陪從。長安同學多少年。肥馬輕裘每與共。海底珊瑚一網收。芙蓉山館臥吟秋。殘鐘遙榻廣

陵樹。芳草留頰黃鶴樓。小子困守一龕舊。罔識天心加恩覆。直待吹噓送上天。如我癡狂奚足取。卻教
石盡六朝山。匹練澄江試照顏。玳瑁梁空雲漠漠。燕支井古血斑斑。旁人錯比陶宏景。青嶽布襟恣游興
。一鞭殘照澹煙流。數點寒鴉朔風勁。日暮張燈論酒兵。珠玉霏微效唾清。一飯深恩那易報。百年左計
愧躬耕。臣朔寓言每多諷。弔古傷今結彌痛。厭聽中原戰鼓悲。願祝雲山早一統。幾人能葆歲寒心。
休嫌宋玉有微詞。才大若教無著處。臣誰滿迓解匡時。愚領虛恩未逃職。風義千秋賴扶植。衛公道若
歸不歸。爲道平生頗相憶。狂言一發四筵驚。何須更擲八雲箏。待看承平好時世。相從海內識羣英。

用前韻再和白門紀游艸

當年吳越稱代興。斷斷王氣祖龍矜。數千年來蠻觸戰。只留華胄長江憑。一時王
謝聲名重。祇合華簪宮廷奉。誰識天民脫罔羅。魚有溟鯤鳥有鳳。惟澤傳彭著孤
芳。夢入羲皇澹古香。懷葛大同憑想像。時從月下聽修篁。無絃琴揮飛鴻送。匡
廬只合供陪從。義熙枉自詠編年。未博古權桃源共。統一河山望裡收。憑誰粧點
古民秋。紛紛競奠鰲爲極。郁郁爭看蜃結樓。我說媯皇史嫌舊。西北補傾資天覆
。教育功成鍊石多。區區栢府椽何取。漫誇文舉俯羣山。識得彌衡驟比顏。鸚鵡
洲邊鸚鵡賦。空留文藻著爛斑。果然士行惜光景。連巖齋頭聞鷄興。世無削瓜其

面人。安甘曹部試裝勁。遂來白下慶休兵。謝卻諮謀才調清。看遍六朝山色好。如何斥土勝春耕。興來即物寓微諷。新亭置酒忘前痛。莫逐夷吾短犢車。殘山賸水偏安統。金粉銷餘冰雪姿。好留清照詠新詞。霜前月下古懷盪。北府人歸未後時。吾人詩酒安天職。豈有奇芳賴嘯植。牯嶺猶懷避著人。裘葛已更我亦憶。休言讀和始心驚。早聽銅琶洗俗箏。淑世有心誰識得。惠班豈合比雲英。

書懷

人生行樂居第一。紛紜萬物本無跡。我心渾似皓月明。懸鏡中天千古白。人動我靜靜制宜。渾然道體法無爲。誰愛月華白似雪。檻外薔薇素影移。素影移時光皎潔。芳馨那不塊壘消。龜山頂上風物秀。狂飲黃嬌慰寂寥。對岸垂楊正嫩綠。幽人樂水嘗濯足。流水滔滔難濯纓。偉哉斯人宜如玉。

瓜洲

目斷水西流。瓜洲古渡頭。家鄉身未到。舊鎮客同遊。雁陣衝寒氣。灘聲助曉愁。悄然無語立。寂寞一江秋。

渡頭曉發

曉色上漁船。晴江別有天。山遙疑湧雪。樹短半含烟。花鴨蘆邊浴。閒鷗岸隙眠。
。木村多畫意。風物總堪憐。

將赴白門留別京口諸君子

鸞漂鳳泊自年年。傀儡由人一線牽。水驛慣經讀況味。雲程無志懶騰鶩。量移地
近沿江上。祖餞人多在客先。一事縈懷難自遣。西窗雨雪正纏綿。

附李伯通先生敬和留別元韵。會獵西山羨少年。韃靼臂立犬行牽。引鞭搥馬輕裘脫。鳴鶴驚弦衆鳥驚。
。登曲儘扳隄柳下。著花誰占臘梅先。興來一勸葡萄酒。飛雪征途擬椒綿。再和元唱。梅花竹葉又新
年。回首荒城蕙粉牽。兩點金焦拳對握。一行鴻雁羽高褰。傷時自惜馮唐老。得路常輸祖逖先。今日
爲君除酒戒。陽關曲意登和綿。

題文瑞女史畫菊

東籬寄跡少人知。嫩紫輕黃別有姿。共賦閒情彭澤令。愛傳幽意楚湘纍。斜風細
雨登高節。冷艷孤芳對酒時。應有西風清照句。秋容比瘦譜新詞。

登關封鐵塔

古塔千霄據上游。登臨喜到最高頭。千年雲送殺函雨。四野風懸蘆荻秋。白日當天疑倒影。黃河入海自奔流。中原擾擾何時定。廊廟江湖切隱憂。

紅葉

丹楓秋老染霜深。愛逐征輪曉色侵。堪與錦鱗排濁浪。好隨螭蝶散疎林。每逢潮客將人送。不信良媒使爾尋。最是夕陽無限際。吳江渡口最關心。

焦山愁興

斜暉繡纒掛霜林。疊嶂風哀萬木森。秋盡江南傳鼓角。雲橫塞北幻晴陰。濤聲每斷離人夢。帆影時撩客子心。一雁啼空天欲暮。京江城外幾疎砧。
古寺蕭然映夕暉。蒼萍遠樹望中微。空林葉落羣峰靜。野渡煙橫一鷺飛。奚必餐霞顏始駐。休教載酒願終違。悠然一葉扁舟去。江渚蘆深蟹正肥。

雜興

越雞伏鷓鴣。朝夕多辛苦。他時羽翼成。坐看冲天去。

母雞見老鷹。張翼呼其兒。牆陰兩孤雛。遙望情依依。
小卒嗔與人。官罵不敢辯。與人亦有威。衝道避黃犬。
小兒引紙鳶。迎風笑呵呵。老人憶兒時。雙淚忽滂沱。
燕子來窺簾。呢喃向人語。似說好樓臺。今年安駐否。
口嚼安期棗。眼看北邙道。黃金能駐年。美女能忘老。

寄鈕寬一牯嶺

千秋事業憑誰寄。風雨鷄鳴爾我知。記取名山他日約。暫時離別漫相思。

垂釣

泉聲滴瀝小魚游。笑向前溪理釣鈎。吩咐魚兒深處好。漫將開口觸機謀。

謝洪生學海送大理石

腥色屏風畫折枝。不如瓶養更相宜。連朝花朵聯翩至。好助秋光絕妙辭。
花名大理石同名。豔質何妨共菊榮。檢取古瓶勤灌養。栽培責本屬先生。

張家口卽事

居庸關外走征車。滿目風塵滿面沙。大漠草枯鷹眼疾。山荒日落起邊笳。

麥秋吟并序

歲有四季。春夏秋冬是也。夫秋之爲狀也。色慘淡而氣慄冽。容清朗而意蕭條。今乃棟子迎風。苔痕鋪徑。深山恰聽黃鶯。雅坐宜揮玉麈。漸釀梅雨。時聞秧歌。乃孟夏也。豈秋節乎哉。而不知秋者就也。凡物成就。皆可名秋。古稱竹秋於三月。蘭秋於七月。管子且謂歲有四秋。今孟夏爲來牟成就之際。故以麥秋稱也。夫民以食爲天。食以穀爲本。穀之成就。多在八月。詩云。八月其穫。是故以正秋稱八月。而麥秋則在孟夏也。嗟乎。太虛火王。農人際此而歌豐。義種禮耕。學士何時而觀穫。故作詩以自鑒。詩曰。

鎌聲擔影鬧江頭。此節農家慶倍收。同樣勤勞同盼報。視田奚日亦成秋。

歸隱

牧子騎牛去若飛。悔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

過黃州赤壁

曹瞞橫彙雄風盡。學士扁舟意若僊。爲問元豐江上月。清暉何似建安軍。

有感

中酒高吟老杜詩。萬方一概欲何之。風濤世紀渾如許。猶是雞鳴雨晦時。

莫愁湖上芙蓉正開庵內駐軍過游有感

千秋霸業饒兵氣。九月芙蓉鬥豔妝。名將美人同一瞥。莫將遺跡說興亡。

何滿子

送高冠吾之羊城有序

冠吾先生志安天下。壬戌之秋。遇豫夫於海上。萍蹤偶合。若舊相識。比來同事一方。早夕過從。相得尤懽。相知恨晚。豈前世靈山會有未了因緣耶。側聞滇軍行營羊城。先生應召爲作戰股長。瀕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心。男兒至此。壯哉行乎。豫夫自民六遊幽燕。忽忽八年。儵如塵夢。未嘗不輟業投筆而歎也。今先生先吾著鞭。於其行不無望焉。因詞而送之。

一幅江山如畫。中原人物盡沙。壯志十年憂未遂。聲聲曲裏悲笳。回首燕雲百戰

。不知天下誰家。料有蛟龍騰躍。重尋江上魚蝦。雲際客帆高掛去。從今一別天涯。吳越河山無恙。暫將濃墨塗鴉。

浪淘沙 春思

微風拂畫簾。香起爐煙。懊儂天氣不成眠。如駛流光春又至。無限綿綿。鵲鵲
養神仙。底我無緣。滿腔心事上眉尖。雁香魚沉千里隔。長是懨懨。

菩薩蠻 感春

西風長壓東風路。北山更接南山霧。風霧一時橫。黃塵忽滿城。憐他城外柳。照眼青青久。折盡最長條。塵高驄馬驕。

鷓鴣天 新柳

眞個輕盈學舞腰。東風扶影過溪橋。只愁絆住秋千索。深鎖晴烟到翠條。 經緒
觸。最魂消。一枝休弄玉人簫。無情明月多情夢。打起黃鸝慰寂寥。
拋擲鶯梭去復回。桃花未放杏花開。樓頭少婦驚春色。雙蹙蛾眉對鏡臺。 情蕩
漾。意徘徊。在枝語燕莫驚猜。映空細葉黃參綠。和雨和煙費剪裁。

沁園春 咏桃花

竹外花枝。水暖春江。綠漲鴨頭。看朝霞初起。緋痕漸透。破啼爲笑。人倚妝樓。
。調粉勻脂。紅潮暈頰。不信嬌花還避羞。人何在。去年今日也。門外勾留。
休休。燕侶鶯儔。道嫁杏東風知道不。念春遲春早。時晴時雨。嬌愁纔足。瘦損
仍愁。乍訪劉郎。又來崔護。水面文章東向流。憑誰說。甚馬前雪迹。樓上凝眸。

憶蘿月

中秋月下將別西湖

一輪明月。來日西湖別。湖上月明今第一。渺渺予懷今夕。太空清似秋波。清
波明鏡新磨。今夕如何睡得。亂蟲盡是驪歌。

憶羅月

游太湖諸峯即事

層巒廻抱。攬勝撈蝦道。細雨奇雲來縹渺。不許紅塵飛到。碧山幾個人來。湖
光洗淨秋懷。此境偶然拾得。仙山安問蓬萊。

憶江南

曉泛玄武湖

扁舟好。冉冉入晴波。丹宇琳宮鐘韻永。風鬢霧鬢遠峰多。借問意如何。

臨江仙

姑射仙人何處住。五城十二樓臺。衣裳疑是白雲裁。素娥招月下。青女鬥霜來。
不食人間煙火久。散花頃刻花開。騎鸞跨鳳儘徘徊。才辭金母醮。又獻玉皇杯。
張樂洞庭今夕好。湘靈瑤瑟玲瓏。馮夷擊鼓水晶宮。須臾陳百戲。兩兩舞蛟龍。
玉笛數聲梅落後。回頭黃鶴樓空。滿湖明月半江風。雲中來白鳳。天外失長虹。

附朱師叔子。調倚滿江紅題豫夫蒜山放棹圖。鐵甕春回。遊仙夢詎無陳迹。懷北府謝家子弟猶多萬石。
。憑得江門懸擊勢。好尋山壑圍棋屐。看浪花打去也如拳。驚飛磔。思往事。沙沈戟。展新猷。渡
如席。任金焦消受清風白日。莫讓將山空有主。無教葛嶺虛延客。似夜深軾過石鐘遊。探奇僻。又馬
禪光先生調倚踏莎行題豫夫山水小幅。春水初生。畫堤煙柳。斷橋斜日明芳晝。三間老屋四無鄰。春
人自賞春衫袖。翠玉山頭。桃源洞口。寫生須仗丹青手。家風葛嶺是游仙。相逢莫話滄桑後。



#52
447215

447215